

金寨：22位开国将军共赴朝鲜战场(上)

胡遵远



二、兼任后勤司令员

1950年4月中旬，正值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天，洪学智正在楠亭里第2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接到彭总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志司。他放下电话，便匆忙赶到空寺洞。这时，天已经擦黑了，一走进彭老总的矿洞，彭总大声对洪学智说：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对志愿军后勤供应非常关心，你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一下前线后方供应情况。洪学智简单收拾行装后，带着警卫员，当夜就出发了。到北京后，洪学智向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场后勤供应存在主要问题，建议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得到周恩来的认可。他在“五一”节当天登上天安门，观看北京人民举行的盛大游行，受到毛主席接见。回朝鲜之前，洪学智又到总理那里，将前线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作了落实。回到志司后，洪学智将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向彭总和志愿军常委作了汇报。

5月初，志愿军党委在全面总结战略反攻阶段后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3日作出《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并上报军委。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若衡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滕远瀛（金寨人，后为李雪三）。

三、创新机制强保障

洪学智上任后，针对志愿军前期作战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勤工作经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通过兵站线的延伸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



张效传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大别山的金寨县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十万英雄儿女。在这十万英雄儿女里面，我最想了解的是大别山区的红色播种人——詹谷堂。

在詹谷堂的简介里这样写道：他被国民党的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感觉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用手指蘸着身上的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共产党万岁，次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这一幕，我们曾经在各种红色电影里看到过，其他英雄离我都很远，而詹谷堂就是我的家乡人，他的牺牲地和坟墓离我家不到一百公里，我早就想去实地追寻他的事迹，他是怎么从一个前清秀才质变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的。

去年春天，映山红盛开的时候，我独自驾车前往詹谷堂的就义地——葛藤山。到葛藤山水库的时候恰逢一位70来岁的老大爷在路边菜地里面锄草，我便向他打听猴子洞在哪，老大爷指着对面的大山说：“就在前面那个大山的半腰上。”我问：“能不能上那洞里去看看？”老大爷叹了口气：“现在人都出门挣钱去了，没有几个人在家，山上都被树木、荆棘长死了，进不去了！你去干啥呢？”“我想听猴子洞的故事。你能给我说说吗？”

我给老大爷敬了支烟，我们就搬到阴凉地方边抽烟边聊天。

老大爷说，我也是听父辈们说的：“好像是民国十八

周末，我和老伴在家乡的村道上散步，看到田野中沉甸甸的谷穗，老伴感慨道：“小时候，每到麦稻成熟的季节，我们就特别幸福。”

我深有同感。因为那时候，人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只有麦子成熟了，才可以饱餐一顿白面馍馍；只有稻子成熟了，才可以饱餐一顿白米饭。吃饱肚子，是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

如今，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相当富有，却缺少了年少时的幸福感。如果要说是年龄的原因，却也不尽然。现在的孩子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却很少看到他们有感恩之心，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太优渥，想吃什么吃什么，需要什么买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没有了饥饿感、需求欲，得来的东西太容易，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就缺少激动和幸福。

小时候，亲戚给我一个糖果，我都会高兴几天。现在，儿女们给我买来高档营养品，我也只是瞟一眼，没有什么特

由于战场狭窄，分部与兵团后勤、军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形成后勤机构重叠，供应层次不清，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互相交叉，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

转入阵地作战以后，志愿军后勤负责供应的部队陆续增加到17个军、6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另有骡马6万多匹。部队的技术装备也不断改善，后勤供应的任务大大加重，矛盾更加突出，洪学智寝食不安。

为了解决问题，他深入军、师、团后勤机关，还深入前沿阵地，在总结运动战时期建设兵站运输线和开设供应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战略方针和后方对敌斗争的要求，以转入阵地作战后战线相对稳定，各部分的力量得到加强，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存积物资日益增加的基本情况，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从鸭绿江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构成部队后方地域。

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作战方向、部队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划分供给区，开设兵站线，负责本地区的部队实施供应。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以军后勤为主体，仍按部队、军、师、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两种供应方法结合起来构成了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

实行分区供应，各供应区相对稳定，部队在作战时，可以就近得到供应区的支援。在转移时，沿途可以得到补给。到新区后，可以迅速得到供应。战线前伸或后缩，兵站线亦可随之伸缩。这样，部队在行军作战中不需携带过多的物资，便于作战部队机动。

实行分区供应，各分部受部队行动的影响小，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便于各分部掌握该战区敌机、敌特的活动规律，便于熟悉当地的环境、地形、道路、资源等情况，集中力量进行仓库、医院、道路和防护设施等后方建设。同时，军以下部队实行建制供应，军后勤成为一级供应实体，有利于作战指挥与后勤工作的统一，有利于保持战术后方的机动性。

五次战役后，朝鲜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相持阶段。为配合停战谈判，洪学智与彭德怀等总司令首长指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1951年的夏、秋季攻势，共歼敌15.7万人，迫使美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旁，并放弃攫取三八线以北1.2万平方公里的无理要求。

1951年7月，朝鲜北部发生特大洪水，不仅冲走了志愿军大量物资，而且所有公路几乎全部被冲毁。205座桥梁无一幸免，铁路多次修复，又多次被冲毁。面对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为确保前线物资及时供应，他和志愿军副司令兼三兵团司令员陈唐紧急商讨，决定除一线部队外，二线11个军、9个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及所有机关勤务人员全部投入抢修。数十万志愿军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奋战25个昼夜，全部恢复了交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我无法通过，又一次遗憾地折返。

我想追寻的东西，今天都很遗憾，心有不甘。于是，我就想再寻访一些知情人士聊聊，径直向汤家汇街道进发。

我在京城生活二十多年了，踏足汤家汇镇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了。几十户人家连成一条小街，砖瓦房都很少。

今天，进入到汤家汇街道，真的不敢相信，大山深处发展这么好。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整整齐齐，街道都是双向四车道，干干净净，宾馆酒店、超市、特色农庄、各色各样生意都红红火火。

我漫步在清新的小镇上，打量着各色人等。在桥头上遇见一位戴眼镜的老人，约莫70多岁，白衬衫外面罩一件蓝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书，别在身后，应该是看累了，在桥上散步。我心里嘀咕，这人肚里好像有点故事，于是，我上前跟他攀谈起来。

我自然向他请教詹谷堂的事，他说：“我是38年生人，他的事我也是听说。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一家人靠他养活也很困难，所以，詹谷堂一直帮家里放牛，到了十四岁才开始上学，可他聪明好学，能吃苦耐劳，在一九零四年考中秀才，第二年，他自己开始办学，他就不是一般的人，破出封建思想，招收女生，实在没钱的学生免费。”

我打断老人的话，说：“这些事，咱们都能在简介里看到过，我就想知道詹谷堂在这大山深处怎么会想到要加入共产党，要闹革命的？”

老人家沉思了一会说：“我的看法是，他本来就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主要是遇上了两个关键的人。一个是乡贤林伯襄，林伯襄建议他考取信阳师范学院，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新青年》一类的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个是革命先驱董必武。詹谷堂的内地考入武汉中学，他因王东生到武汉，经姨外甥袁汉民介绍，见到了董必武，所以，是袁汉铭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董必武是见证人。后来，董必武多次指导他回乡发展党组织。”

“袁汉铭是金寨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詹谷堂是第二个共产党员，他们俩在董必武的指导下，以教书的名义，在笔架山农校发展进步青年入校，成立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在列宁小学成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我说：“詹谷堂不愧是金寨县革命火种的播种人。”

“那是，他如果跟随大部队一起走的话，活到解放后，以他的才智，起码也是个上将。”老人家替他惋惜地叹了口气。

这时候西下的夕阳，照在山坡上的一片映山红上，鲜红鲜红的，我在想詹谷堂和他的战友们是不是也在这个山坡上战斗过，热血的血也是这样鲜红鲜红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要想追寻到他的战友或亲历时事的乡亲已不可能了。而詹谷堂的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敢于牺牲的精神早已经融进金寨儿女的血脉里。

两捆木板和一百多斤的竹棍，想带回家换一些钱。到山下的公路后，我们把木板和竹棍绑在车轱辘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拉。那个时候的山路还是砂石路，而且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根本没有平坦的地方。上坡的时候拉不动，我们每爬一个坡，脸上的汗水就会迷闭眼睛。好不容易要下坡了，车速又控制不住，需要我们拼命地抬起竹棍，用竹棍和地面的摩擦力减慢车速的滑行速度。一百多里路走下来，又累又渴。从道路两旁庄院里飘出的饭菜香味，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那时我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坐下来，饱餐一顿。

而现在，“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们这些步入老年的人，都在控制饮食，每餐最多“八分饱”，以免因肥胖引起“三高”。其实，不仅身体需要“饿一饿”，精神上也应该“饿一饿”，让身心维持一定的“饥饿感”，人生才会有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近日，霍山县黑石渡镇杜家冲村李家冲组传来好消息，老红军李光泗的家乡找到了，得知此消息，远在青岛的李燕青女士激动不已，她喜极而泣，感激涕零地说：谢谢六安的好心人百忙之中给予我的帮助，终于帮父亲实现了遗愿，有空一定要回家乡看一看！

老红军名叫李光泗，1914年出生，1931年12月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战士，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在川陕苏区参加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战役，1935年3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在长征途中三过草地，数爬雪山，并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李光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数次战斗，1949年8月12日，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宁战役，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4年12月他转业到青海省西宁市，曾任军干学校队长、海南州农场场长等职，持有《革命伤残军人证》。1992年2月病逝，享年78岁，享受行政14级待遇。

李老生前曾回忆，老家在霍邱县杜家村（1963年8月，工作证籍贯为安徽“霍县”），他的父亲叫李成（存）文，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二，兄弟4人都参加了红军，只有大哥因有羊角风留在家里。老家是丘陵，有毛栗树和茶叶树，水稻和小麦等基本作物。

据李燕青介绍，父亲在延安时给中央首长当过警卫员，原来没有大名，人称李老四，是中央首长为他取名李光泗。定居青海的父亲一直很想念故乡，1990年，他同安徽省委组织部取得联系，想回老家看一看，可惜还没动身便生了一场大病无法成行，回家乡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92年2月9日，父亲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眼泪汪汪离开人世，返回故乡的愿望最终成为一生的遗憾。在去世前，李老曾一再嘱咐子女们，一定要找到家乡，找到生他养他的地方……

2018年和2019年，李燕青和爱人曾两次从西宁市赴霍邱寻根，在霍邱县公安干警郭峰、淮河农耕文化展示馆冯克强和霍邱县档案馆黄守春的帮助下，来到金寨县白塔畈镇大岗村杜小杜寻亲，由于年代久远，所以不能完全确定杜小店就是李老的家乡。后来三人还分别到叶集区孙岗镇杜小圩和裕安区石板冲乡去寻找，虽然是李姓的同宗同族，但都不符合李老生前描述家乡的情况。

2020年8月27日，黄守春的文章《四位兄弟当红军，八十年后回寻讯》报道了红军后代李燕青女士寻根的故事。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陈道明看到这篇报道后，反复思考和比对，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霍山县黑石渡镇有个杜家冲村李家冲组（杜家冲村原属戴家河乡，戴家河乡原属霍山县诸佛庵区，撤区并乡后，戴家河乡与新店河乡和落儿岭镇部分村合并为黑石渡镇），而黑石渡镇又位于裕安、霍山、金寨三县交界处，那里的李姓家族比较多，跟李老描述的家乡很像，有毛栗、茶叶、水稻和小麦等，于是他联系到黑石渡镇的退休教师朱绍堂，向他提供了这条线索，请他帮忙找一找，于是寻亲之旅又一次出发。功夫不负有心人，朱老师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动用各种资源多渠道打听，并通过查阅李家家族族谱一核对该，几天后在霍山县黑石渡镇杜家冲村李家冲组奇迹般找到了李老亲人的相关具体信息，李老的家乡终于找到了！

据了解，李光泗的父亲叫李存文，有6个孩子（四男两女），李存文4个儿子先后参加了红军，其中2个牺牲在大别山，李光泗和一个弟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延安，弟弟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返乡，于1954年病逝。现在李光泗堂兄弟的后代们在杜家冲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殷切期盼着大家团圆。

红军后人万里寻根

彭玲玲

红土地



本版责任编辑：余尚流
E-mail:945752768@qq.com



香飘满城

冯文

时值农历八月十五，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如约而至。虽说早已入秋，但夏意犹在，天气反常地暖和。中秋的午后，我和爱人、女儿徒步到离家不算远的中央公园赏桂。

此时的公园，许是过节的原因，小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极是清静。又因今年暖秋，树上很难见到一片黄叶。葱茏茂密的枝柯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落，也许这几或那儿有一片叶子颜色稍淡，但它并不起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现。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璀璨，挺拔的木生意盎然，充满着对未来的信念。

走着走着，突然一阵沁人心扉的香味扑鼻而来，不用说，自是桂花的味道了。每年中秋前后，也是中央公园桂花飘香的季节。公园里的花虽多，且不说秋日里千姿百态的菊花，也不说烈焰腾腾的海棠，单是桂花的馨香，就能使人心旷神怡，无比陶醉，让你不由得沉浸在桂香独有的芬芳之中。

桂花的盛开对我来说真是喜欢的，先不说它那黄色、银色养眼可爱的小花瓣，单是桂花的香味，已是百花中最让我喜爱的了。

我出生在西北，但自幼跟随外婆生活在安徽皖西大别山脚下的毛坦厂古镇。我对桂香最初的记忆，应是小时候毛坦厂中学校园里的桂花香。那时，我随外婆居住在毛中表舅的教师宿舍里。每到九月中旬，无论是宿舍附近，还是教学楼前后，学校那些古老的绿树就会开一簇银色的花朵，走在校园里随处都能闻到这沁人心脾的花香。

记得外婆曾经说过桂花与其它花的不同之处。

桂花每年农历八月要开几次，但每次的花期和数量都不相同。“头把桂花不见面，二把桂花满树抱，三把桂花现一现”，说的是桂花初开时，花不多，只闻香味。过七、八天左右，所有的花蕾全部绽放后，满树簇拥，花香浓郁。这时你便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三把桂花一般在农历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开，这时桂花开得稀稀疏疏，只能近距离看到零星的花儿，但仍能闻到淡淡的香。当桂花树上所有桂花花落之后，天气也就渐入深秋了。

现今，桂树以其四季常青，渐渐成为许多城市主要的绿化树种，也是小城的市树。每年秋天，无论是马路上，还是公园和住宅区，都可随处闻到香飘满城的桂花香。

想起前些年的秋天，有一次无意中去市人民路某处办事，先是被桂花的香味吸引，然后才发觉道路两旁竟栽满桂花树。在小城生活这么久，我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满是欣喜。此后每年秋天，我都会下意识地去公园和人民路的人行道上走一走，闻一闻，看一看。

桂花还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中秋时节，从登高赏菊，人们吃月饼、赏桂花，品桂花酒，并食用桂花制作的食品。夜深静圆之际，把酒赏月，陈香扑鼻，使人不由得想起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外婆虽已离开我而去，但有关桂花的记忆却历久弥新。

此刻，又一个夏季悄然溜走，秋风已吹起，小城桂花飘香。



夕阳佳苑

本版责任编辑：余尚流
E-mail:945752768@qq.com